



續藏書卷二十目錄

清正名臣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常卿張公元禎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附 張襲 子戴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清正名臣 卷二十目錄

尚書陳公壽

尚書謝文肅公鐸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附 潘禮 王琦 李崧 朱裳

孫需 陶琰

祭酒魯文恪公鐸

副使邵公清

中允景公昭

尚書嚴恭肅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續藏書卷二十目錄終

清正名臣

卷二十目錄

二



續藏書卷二十

清正名臣

尚書楊文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累官司經局洗馬充講官經筵公進講武成曰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拱禁中委政內侍反召閭樂之禍高居無爲唯對嬖艷反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惇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灾耳八年遷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一

侍講學士內艱去公守官五品一十六年泰陵出

閣簡公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做大學衍義事涉

中官令不得刪去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公譽望

日起薦國子祭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不果

用泰陵卽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

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卽塗去南京字未幾詔議祧

禮禮官請祧

懿祖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

公疏言禮

可謂篤論

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卽始

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

宋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圍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略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翫放遠奇表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愆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 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二

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公發之大臣顧畏 上英明

安得不為上所輕

一見卽頓首伏地請退 上留再三又謝容臣等出

議上 上每退歎息公在吏部侃侃持正論會修

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

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

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踈宜亟退 上不許公請老

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

公云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

更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

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邨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若不出口。至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弟守陞。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簡。守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其家。

太常卿張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茂陵卽位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錄成陞侍講學士去南京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以修大明會典衆交薦之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日講泰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母服闋又交薦進南京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日清正名臣

卷二十

四

講又侍東宮講讀未幾掌詹事府管內閣誥勅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公貌癯然纖弱而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正學相規切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慤寡言潛修獨詣唯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願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五

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觀周旋磬折絃歌籩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廬陵孫公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

卽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
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
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
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繫囚。
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賊吏不貸。自是官
屬斂戢。未幾。聞母喪。卽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
立一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椎
剝。公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
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

清正名臣

卷二十

六

恣勒富民供辦。公奏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禺知
縣高瑤發其賊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
獎瑤。眷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刺國貢
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
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市後
猊入貢。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
必爲安南諸夷笑。不報。眷知中官戚彥公。乃誣據
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督
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

公所黜吏張褫令誣執公褫不從行等阿眷執褫拷掠褫曰死卽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綬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褫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誦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

清正名臣

卷二十

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眷橫行胸臆污蟻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願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

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昏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
是非眷旣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
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
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
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頃年
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
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
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
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

清正名臣

卷二十

爲縉紳者讀史

八

人此脈亦知愧否

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
子密報選死於眷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至于斯司
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
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
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
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 聖明之
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
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 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

祿卿謚恭愍初公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

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云。

正名臣

卷二十

九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

事

茂陵 康陵

泰陵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公爲諸生時有文行卽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 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 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

清正名臣

卷二十

十

內終不若就傳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間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復朗誦弘治十七年 孝肅太后崩 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

孝莊睿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歲後葬 裕陵

祭 睿廟禮皆如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 詔禮官議議未能決 賴 上

仁聖張主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必

如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公言公

衆議臣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

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爲法。衆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上初建奉祀。母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左奉孝穆嘉靖初右奉孝安邵太后。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清正名臣。

卷二十

十一

文定王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鄭端簡曰太祖曰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足以師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才諳足以濟務隱約足以激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嗟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十人李時勉陳敬宗魏驥吳訥葉

盛楊守陳張悅謝鐸章懋并公也。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

事

茂陵
康陵

泰陵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郎中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累官臬藩長史。正德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公有清譽，在江淮不事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未幾，事忤逆瑾，瑾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瑾益怒，禍且不測。長沙方解，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公故熟知戶部程法，見財用竭耗，心憂之。七年，請養母歸。十四年，陞南京禮部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七

尚書，辭。嘉靖初，再辭，詔特與終養，母服闋，請致仕，不允。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公質性淳懿，問學該洽，孝親牧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本，細巨皆適。所著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太子少保傳文毅公

事

茂陵

恭陵

公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已矯旨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修者官公降修撰瑾敗復中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公佯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七

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公曰優敢亂祖宗法邪臧又欲改教坊司印公曰優敢亂祖宗法邪皆格不行時流賊

亂中原太監陸閏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公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囂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旨令公致仕杜門謝客及卒遺命無請

葬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太子少保謹文毅公
朴端簡諒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鄉曲

清正名臣

卷二十

四

公名壽字本仁新淦人成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卿南鴻臚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瑾被逮公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寵族人橫甚中官梁芳

清正名臣

卷二十

十五

又結妖僧繼曉公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鏜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鏜畏歛戢比公去陝人號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知兵能邊虜請卹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爲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

勿作刑官枉人名言若言官枉人居言尤甚當吾不敢妄言為章文襄
公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
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
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昔者... 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公名鐸字鳴治浙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翰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圖治十一年進侍講未幾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陞南國子祭酒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二年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書樓東西度諸經史刻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七

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出美金不妄費一錢請從祀楊時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賜告正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公嘗曰我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錄

亦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清正名臣

卷二十

六



公名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坐事謫清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餼廩有羨，不入私室。套虜三年，不大入塞，憂去，起拜兵部侍郎。陞兩廣右都御史，逾年召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公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長子巳天繼子，又天巡撫秦金爲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

清正名臣

卷二十

十九

貴能貧，居常能儉，馭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徇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濡，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卹孤，惟宸衷軫允，幸甚。詔給繡繼子子端米一月一石，謚莊簡。時有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清，廉恬退，耄老乞休。弘治間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詔給米

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著勞蹟，晚益滿謹。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謚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饑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饑寒卒。臨潼李崙，字世瞻，篤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叅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二十

政清慎絕俗。吏事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饑寒。守臣爲奏。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

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爲長齋。御史爲鞏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皜然不

澤雖不能發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間大臣多
掊克回通需獨以廉約稱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絳
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
理漕事嘉靖初爲工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機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琰宏才偉度累試繁劇
卹國勤民勁著聲績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方毅直亮
喜愠不形自奉儉節每飯一蔬徵行罷歸蕭然行李
三竹筒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謚恭介
子滋正德九年進士爲武選郎中論大禮謫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三

祭酒魯文恪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歛跡，不事交遊。爲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爲文詞。歷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虚心約已，清慎不渝。屢請告，屢起，屢歸。羣情鄉慕，益競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謚文恪。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五

副使邵公

事

秦陵

康陵

永陵

無清
不愧
且老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置公別室哭不
已謂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曷俾我一視聞者哀之爲
弟子員卽以文行爲當路所推許屬頒制諸郡京
兆冀公綺欲以此贍公擇維揚運司委之公辭不往
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巳率人
流俗問遺無敢及門者乙卯秋主山東試去取咸自
主事竣就道有謁贊者拒不受滿九載留於家督學
邵公寶巡撫林公俊累疏薦公吏部移文趣行十月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三

詣部試第一太宰馬公文升都御史戴公珊廉公賢

授御史今亦無之矣

學職

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委督溝橋抽分公痛革宿弊奸
無所容近侍蕭敬陳寬託院堂相囑不少貸正德改
元以公督皂禁諸役原額百名外院長及年深御史
用之公悉覈以應役戚畹張延齡奏人負券若干緘
得旨追給公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爲人索私負者
邪駮馬崔公都御史張公咸以爲囑公不從隨進二
疏一崇大信以全國體二停織造以清鹽法所論劾
者中貴人下戶部議行七月按鹽長蘆兼理河道公

覈餘鹽革買補恤竈丁禁應捕勢豪鹽商廩廩重足
立貪吏多棄印綬去自天津抵濟寧一路夫力公壹
意節縮約省千餘金逮諸姦豪倚戚宦爲窟者論如
律權倖及中人多不利于是馬永成家僮及諸賈人
合謀妄奏道瑾因遣官校逮公榜於午門下家人泣
公慰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况得失在
我何哭爲抵家杜門屏居灌蔬課子而已瑾怒未釋
撫公所陳停布疋疏罰米一百石及保舉都御史雍
泰罰米二百石瑾伏誅都御史李公充嗣巡按王公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三

完交薦嘉靖癸未有雲南僉憲之命公至任適巡撫
王啟惡臨安推官江魚嗾千戶龔勝愬魚欲坐以貪
淫黜之公知其誣擬以公罪還職王大不悅後巡歷
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來商賈疏溝洫爲久遠計
滇南多珍奇所入廩祿柴薪而已比齋賀詣京行李
圖書之外無一長物事竣回滇分巡洱海會叅議趙
淵往勘武定土官約敕甚嚴下至胥史輿臺一無所
染夷人悅服後以觀察當調聞報卽南家居逾時見
山桂公重其名檄取赴京公以疾辭已丑冢宰西樵

方桂諸公尚留意人才如此

方公檄如限赴選補廣西分巡桂林後改左江兵備
忠州龍州土官罪惡日甚公不動一兵而坐擒之疆
圉晏然撫巡以公清苦之節明敏之才方倚重之而
公業倦游矣上書兩乞休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
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督學御史林有孚往
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著具可設林歎息而去宗伯霍
公韜以沒官田餽公力却之丙午秋年八十而歿陳
公鳳贊曰嗟嗟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貴簞簞必飾
萬里來歸葆茲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五

景公賜字伯時少產揚之真州尋徙居金陵爲人器
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
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
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
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爲阿者賜及何瑋崔銑呂拱也
在館職以不獲禪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
詞曰凡受職於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
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三

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
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
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
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
責以進講旣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
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
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也已夫語弗慎
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誣爲易爲餌爲謔行已
弗慎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且爲

側媚爲薄，居家弗慎，爲兄弟妻媵，女凌童僕，輿阜里
閨昏姻，女欺而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
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
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忤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
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
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
不豫也。况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
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
愧于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七

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覲有
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
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賜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
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
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賜於請託，
壹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
餽廩，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
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
簣之地，卽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賜爲人篤於孝義。

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
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
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暘女欲與婚未聘也貢
尋卒暘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
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
蹠蹠行旁觀者率不能堪暘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
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之以爲榮爲文以意勝
耻事鈎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
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

識者題其言所著有前谿集若干卷行於世論曰
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
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翫愒自放而暘爲詞
以自尅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膺仕略不以國安
危爲念而唯身家是營聞暘之言可以愧歎矣

嚴恭肅公清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父鏗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昱擇壻得公以女適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冷中惟玉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再除邯鄲其治如故操尋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

清正名臣

卷二十

充

郎中督修外城及九陵皆斤斤謹出納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叙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坐忤出知保定府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叅政四川按察使卽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擾民者貢番入邊則

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誅常叅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曾有以流盜誅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鴈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飢權勢始旣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 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三

病歸矣歸之日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公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趣舍辭受尤厚廩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麤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蜀王慕公使使致扇餌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其輩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

昨抵掌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
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三



大人之指我國家懿錄谷濟必首公云

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
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程公文德字舜敷嘉靖己丑進士方上臨軒策士
覽公對嘉之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
修己坐同官楊實卿封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前
後翰林三年餘所獻郊祀議選庶吉士疏靈雪頌
靈鵲詩各一親蚕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上
嘗開無逸殿宴近臣公得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
安福知縣丙申召爲南京兵部車駕主事轉員外
郎迎養歲餘丁外艱辛丑起復補兵部車駕轉郎中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三

屢上禦虜疏甲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
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警奉
旨提調監督宣武門并相陸妃墳壬子轉吏部左侍
郎癸丑會試知貢舉畢事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教庶吉士例賜帝社稷胙二乙卯將擢南京吏
部尚書忤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言褫職
罷歸公爲人博厚坦夷不設町畦聞甘泉湛冢宰若
水明道術走其門未有得其後激於人言卓立檢飭
斷斷必爲君子不忍以世俗終其身幡然變故態視

舊所為如兩人嘗祭 長陵中道偶談 孝宗皇帝

事為涕下悲不自勝見實卿封事調停削名甚眾批
拷掠無一語在廣中舉何王金許之學誨諸生遷信
宜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役摧強節用
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兵曹嘗言車戰法多見采行
臨南雍以體諸身者為言用情尚質而謹服習吏部
當考察京朝官留意賢否嘿有助益詹事故事養尊
望而遠外嫌公聞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飢朝議開納
而澤不速下為計粟麥黍菽可助食者稱其數請早
清正名臣 卷二十 三十三

入以期有濟 上從之南京冢宰之擬公苦親喪未
舉也顧以得罪既歸囊無餘金

續藏書二十一卷目錄

理學名臣

薛文清公瑄

別見內閣輔臣

聘君吳公與弼

附 陳海雍

陳文恭公獻章

附 陳貞晟 胡居仁 劉閔

莊定山公景

賀給事公欽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章文懿公懋

羅文毅公倫

丁副使公璣

鄒吏目公智

陳御史公茂烈

蔡祭酒公清

王文成公守仁

別見勳封名臣

儲文懿公瓊

續藏書卷二十一

理學名臣

聘君吳公 事 景帝 裕陵

公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溥為國子司業事建文永樂中為翰林修撰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為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一

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天順

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為草廛薦留中數日或以公薦自石亨為諸病不知景泰中已遣

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

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

善卿草勅加東帛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祖宗不

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

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

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

遜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卡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上曰前公前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寮優閑不必辭公辭益力上賜文幣入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次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允遂稱病篤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卽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爲除諭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

公辭官必有深見

爲 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

病進退狼狽幸 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 上

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之禮賢亦千古美談也

南陽之薦士英宗

上首肯曰旣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

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公陳

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習次灑落

此公

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

承施學力勝胡敬齋百倍從祀舍吳而取胡何耶

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

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三

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

遜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

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

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折疑義

曰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四

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

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

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

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
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媵
泊。融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
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
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
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
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
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
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

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
完。脫落清瀝。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
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
真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
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
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
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
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
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

王。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入。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六

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鏞。祀。之。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

沙敬齋皆出康齋之門

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

終日竟夕，孳孳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故筆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又有莆田劉閔，恭慎醇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七

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太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致，閔曰：對劉君，鄙吝自消，詳見孝義傳。

郎中莊公

專

茂陵

恭陵

公名昶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尚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翫好之物鄙褻之詞臣調陛下卽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八

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懽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翫好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火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肝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陛下

下決不暇爲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 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至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有薦公者。召至京，徐文靖公言：當復公官翰林，竟復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乞告，未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九

叅議賀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闇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此人所難旣別肖其像近日楊復所少卓事羅近溪先生亦然懸室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

洛以老病毋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

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十

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

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

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玉振喜寧舒

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

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

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

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

虛府庫此其陷

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

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
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 國家無疆之

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
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
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
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
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大擾然相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十一

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
悔卽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
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
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
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
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
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憂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
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
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

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
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

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
內廷張燈下

臣賦詩公謂壯泉黃仲昭曰
國家無事海宇

內廷燃燈朝士謦歌蓋
天子仁聖孝奉

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
則斯舉固足以爲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十一



衆復呼謀曰賀黃門無設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

中擾亂至此鎮以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

必有爾無怨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

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及身實踐寇昏喪祭

辨類飛觀絲良不出
規不學鄉人由是

臺子士精廉貢士
樹學兼行嘗刺十二事論王政不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事

丹陵

秦陵

永陵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

內庭張燈下詞

臣賦詩公謂莊景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

內廷燃燈朝士踏歌蓋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

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爲樂

然大孝養志吾輩盡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

德爲言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

時羅一峰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爲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七

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

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

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秦寧之寇

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

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掃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

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

召謝文肅爲北監祭酒十四年召公祭酒南監時

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

闕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年陳

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
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
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
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
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
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
援古確乎不易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
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
贊公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諸口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十四

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闔然自

贊其佳

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

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

如陳白沙公旣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暇

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

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

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

謚文懿子孫皆天孫誥又不慧晚有子接公卒特

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

公名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修謨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明年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知公者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十五

謂公有滂沛之文竒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心所欲爲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浼聞善若驚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歿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倩之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白沙稱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公名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巖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普安州判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十六

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聽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五以怨誣隣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鬻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服關說文

教掌銓卽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竦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先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七

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污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一良如金剛玉潤云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目卽不忘嘗居龍泉庵掃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被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六

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劉尹萬尹去劉獨留恨鼐御史魏璋附劉啖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璋卽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

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
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
當事者恨公坐公龜鑿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
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
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龜謫戍河
西公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
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
史秦紘檄遣董修鹺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
暴疾卒年二十六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十九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戌籍興化遂居郡梅峯公若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瘼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三

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霽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麤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

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士
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
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
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
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
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
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
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
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
理學各臣

卷二十一

十一

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
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
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

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
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
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
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
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
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鄭端簡論曰黃伯固鞏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莆產忠
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
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察副使督學汪西野潘王壽且獨去朝服中啟

司官舊用朝笠朝至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三



地疾轉運卒林見素為治殫具立其族子港揚為

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斯養獨

人曰燕非人子贖此指無彩骨乎之聖曰

燕足以明志萃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

漢拋簡論曰黃伯固鞏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莆產忠

國子祭酒蔡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二五

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辯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疾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瓘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
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
卿公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
不淆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
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康陵初陞太僕卿明
罕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閒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
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爲侍郎逆瑾專權公仰奔
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仕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三十四

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數月起公
時瑾雖誅諸倖倭繼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
年起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
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謚文懿

李贄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
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
吁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
聞風而興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贄之師東崖之學
雖出自庭訓然心齋先生在日親遣之事龍谿於越東

與龍谿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柟

附 馮汝驥 王道 穆孔暉

續藏書卷二十一終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三五



李贊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
一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
呼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無有心齋先

縣良則即

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贊之自東崖之

與龍谿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東崖幼時

續藏書二十二卷目錄

理學名臣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枬

羅附公馬汝驥

王道

穆孔暉

鄒文莊公守益

王附公子善

孫德涵

德溥

王心齋公艮

董附公子璧

林春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目錄

一

董羅石公澐

王附公子穀

王龍溪公畿

唐荆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王

蘇

羅近溪公汝芳

殷侍郎公邁

張諭德公元怵

楊侍郎公起元

目錄終

理學名臣

尚書湛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辟面盎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一

卷曰此非白沙之徒

具眼

不能爲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

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公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和之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調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在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

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
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倣大學衍
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
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
公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 上以年
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
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
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
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二

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
舍叅贊尚書府立祝 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

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
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
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
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人與天地同體
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
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
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喻目來頗有湊

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
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
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
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
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鍼誰撥其得於指授者如此
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馬洞年九十五有大星
隕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
農躬詣田畝閔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
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
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院僧尼勒
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事

涇陵

水陵

公名柚，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彬，卿葬日，壙中有聲如雷。上者以爲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溥，生公。果符卜言。公資性穎悟，始就傳習，幼儀郎中，高選奇之，曰：「此大器也。」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卹，卽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充然有得。督學楊邃菴、王虎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二叅政聞其賢，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四

欲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寺，未幾聞父疾奔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輟舉業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孝廟賓天，衆在順天府哭臨，惟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譁之。弗恤也。孫行人歿，爲之服衰，拜送弔客。戊辰，中會試。第六人。廷試擢第一，先是康對山爲會試同考，批

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子然子自當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有成帙詩文集、爲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却其賀、瑾不堪、又因西夏構論上疏請

上入宮親政事、庶禍

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柏齋

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偵其過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五

不得至半途返、公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無算、人以是服其先見、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公跪而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宮災、復

應

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

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晝履無聲及其卒也痛哭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跣擗踊蹈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成服奠葬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輩葬父母咸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鎧賻以金幣立却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世廟入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六

繼大統首召公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武

廟實錄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值仁祖淳皇后

忌辰因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避之

疏勸勤聖學以爲新政之助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

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

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興意見

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

不宜引爲己責因下詔獄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

攝行州事於是恤災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

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署解文移者可考也已又聚
耆民鄉長講讀教民榜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
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
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躬
孝養爲百姓先鄰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闢解
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
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
薦稱其爲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
哭送河干去後州人爲之立碑塑像以志不忘云陞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七

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政務清簡得閑門讀
書兼設教鷲峰精藍吳楚閩越士從者殆百餘人時
張相國應詔道出南都有醪禮爲賀者公托以官
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北祭酒通國送之
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太
常少卿太常會飲皆役樂籍更有雜差公悉與寬免
禁道士俗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太廟災乞罷
黜答天戒不允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
入爲北祭酒監中教典士氣跣弛不振久矣遂以道

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勤講習棄去一切繁文
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卽繩之以法而乞差爭撥之
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乃日刮
月劑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
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
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
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
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
以式德行著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撥歷以示勸病者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八

問而醫之歿者賻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
分日講解禮義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
地矣又言之吏部謫一監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
慎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觀政進士向學中官
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滯申飭監規五
事請之上皆報可識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
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孝陵
衆將着緋公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衆從之署吏
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審長霍走簡欽

祭張故相公峻拒之且云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

如此其亢直敢言如此上將躬視承天陵累疏勸止

留中未出捧表賀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羣相枕藉語所在隨宜墮之朝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事侯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疾病頭風怯寒親製艾褥乃安歲饑以俸餘贖其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止從舅宋瑾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毀亦不殊生母未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臥北泉精舍至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九

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久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計聞

上爲輟朝一日賜諭祭命有司營壙事公頭顱

圓潤體貌豐隆海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雖官三品履仕途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媵妾家無長物平生不以私事干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

可也。有劾甘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偽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同時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卒。謚文簡。武城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謚文定。棠邑穆孔暉，字伯潛，官太常卿。謚文簡。三人皆淳懿端亮，深於理學，有文學，負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十

侍郎鄒文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爲同考賞識之拔爲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邪積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往謁論辯反覆間夙疑冰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陽明先生擒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公復謁陽明先生於越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十一

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

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良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太閭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啓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王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

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
己亥奉 旨簡宮僚 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充 經

筮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

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

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

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

俾出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

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疏中寓交倣意讒

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十一

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

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

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

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

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

井而知惻隱噉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

靈明知是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

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

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

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類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沛，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子善，太僕卿孫德溥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心齋王公

公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卽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餘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

諸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
朗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
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
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
使本疑頓解機應響應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
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
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爲學爲
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
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五

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旣無所向又無所見便
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魚
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太嚴者曰君
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収者曰輒應而
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
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
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
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
二三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滇御史垣

舍居其徒吳御史梯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
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勉
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衣璧裋補雍皆
有立而璧最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
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
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
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
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
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六

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
霆之外繇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溯其源沛如也久
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
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宗順望日隆
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
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
計部迎之真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
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
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

臺耿公嘗晤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不愜其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何

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

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

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苑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母使近諭門人子弟親其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順之才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旣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一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六

盡知也而宗順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興從遊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子仁爲第一

林春字子仁亦泰州人子仁生平束修之問畏之若苞苴行必愜人情之所安故不爲嵬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於世紛華盛麗儻巧慧辯未嘗一有濡膩也起家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第雖親故不往拜子仁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

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烝烝如也、而同志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惟山陰王汝中畿、志行悃悃、則惟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頗以子仁爲未至、卽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以質行名、子仁官吏曹、久以母病謝歸、養掌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恐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蘿石董公

海寧董蘿石澣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二十

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旣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

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
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
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
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予
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
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
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
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
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
理學名臣

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者孰能與於
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
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
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
探禹穴登廬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
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克然有得欣然樂而
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
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
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

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髻於渤解而振羽於雲霄
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
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澤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
理有四存稿行世

聖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三



公名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公首往受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公往不荅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於特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

請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語

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蓋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夏二子

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

真權法非實究竟也

有善惡安得根基隨處對治安符入悟

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躡等。今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五

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世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公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公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

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公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宮僚其壻吳儀制春公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

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疏
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
應旂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卽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
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
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
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
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
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
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七

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
隱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
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
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
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
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
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
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
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

明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憶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于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天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李贄聞

龍溪先生之訃，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旣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歿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兮，不以不知而慍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合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兩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

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
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
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
南兒孫布地猗與盛興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
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
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
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
務爲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
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五

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
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
胡越必相拯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
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
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疑眸而注
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旣沒矣余小
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嗶其語言以
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

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
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
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
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壽不
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
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先生也夫尚饗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公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菴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少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其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畱滯不特用。公卽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峰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陳后岡、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公尤自歎，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第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欲受，又以羅峰愛已，將遠

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三千金會皇太子立妙選宮僚上面諭宰臣起公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剡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公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居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于歷筭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嗚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厝怨而友吾弗

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沈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痾瘵，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竇武子之愚，蓋自况也。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懷公喪，而趙文華者，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且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朝首薦公，

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臥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

本司郎中，陛見後，卽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

浙直，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十二月公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公計平賊。」

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

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

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

十級餘賊走三沙陸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又陞
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
鏜往援公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
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于姚家蕩又敗之
於廟灣塲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
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
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愧其斬
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
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十四

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
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
重地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于

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
捐俸易米散各鎮爲粥以食饑民公素仁心不忍見
民之饑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卽有變于內倭
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
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
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

臺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
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
不起矣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
自恨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絕
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
首一時以爲連璧云達夫一斤不復用世以難進歸
之應德晚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達
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
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五

朝豈誠戀戀于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
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
島夷矚姑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
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經經之節繩之哉漢人
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
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
難與道此也

光祿少卿羅文恭公

事 永陵

公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為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有摩自知為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壙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公之為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處堂心即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公師事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之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浹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觀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為民家

居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

有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
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
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荆莽
蒼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
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
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寔
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構室助
竟辭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
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卽比自效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荅書願畢志林
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
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荅曰是偶然不足
道比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麗重爲
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卽以邑冊請公任
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懼若更生比疾作于世光適
赴省試家人問何言荅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
自好諸生環侍以示意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
而卒年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

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馬，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三

王公畿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常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卽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荅曰：卽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卽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物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

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

以必領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
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
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歛不使習氣乘機
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中明年錢
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爲序曰善
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恃妙契而
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
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卽無落存守者不
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三

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實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
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公
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實
旣慕服於是因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爲當尊信
王公之學得公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公
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
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潛餉邊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
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
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觀時事日非乃

絕意仕進然饑渴出已撻市引臺之衷未嘗一日忘
天下士想望其出以下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
詔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四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十一

文淵堂其出以... 命... 不果... 隆慶元年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卽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孟水對之令心與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望

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邁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大夢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

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聖

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且不瞋，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

亭相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有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卽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柬之卽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聖二

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趣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濇興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

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叅贊捧
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
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
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
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
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
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
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
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兄之不到往往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四

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
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
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
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
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叅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復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叅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今上在御復就家起公南京太常卿尋理學各臣

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爲重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北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頰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

中制也。議者躋公在太僕，值問政寢弛，吏因緣爲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必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鎮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四六

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大傳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窒慾編，逍遙訣，測言，聞雲館野語，行於世。

公名元忭字子盡別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縣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爲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言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荅也會楊忠愍諫死公遙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四

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卽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壹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君身掖太僕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

射策 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脩撰君自以遭逢

聖明釋躋取上第厚廬期有以自樹日橐筆守官下
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暑第雍容以文
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爲解君獨聚徒講求世務
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屢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
爲首鼠兩端今 上元年君嘗疏直御史某且請進

講列女傳于 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
僕公喪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公曰若曹星近

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勃貂管蘇非人乎乃取中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吳

鑒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 誥

勅直起居館會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土匡廬浮

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具槎間漫筆中丁亥

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

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

明主方孳孳嚮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

畢智以廸 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

所感孚焉初 上御曆覃恩公卽疏詞次僕公冤狀

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

旨格不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
之後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
事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死爲
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歿願
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徼國恩報父故終其身
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瞋公平生雅志聖
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耳耳願務以實踐爲基
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四

徒剽文成之外郭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
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
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媮刻事
人然坦焉躡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公之
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鷲
而公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卑
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某卽
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
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

于學越人至今誦為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
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藥柴瘠喪葬悉遵
古禮盡葦燕賓崇佛諸散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
人太僕公病以屬公公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
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公行誼力追古人其
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
志未成公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
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
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五十

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賊躡東平焚民舍公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耳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績學邂逅盱江黎允儒歡然相得也黎爲近谿羅先生之甥爲述先生言行甚具公大契於中業駸駸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已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大朝取道盱江執贄羅先生而稟學焉往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五

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入闈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己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纂修玉牒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語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

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卽中

庸首章反覆開論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
恭勸勤學疏踰月輒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於其
中稍爲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
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
夫人卒於官舍公扶櫬還己亥八月營葬事躬荷畚
鍤哀毀之餘感寒疾以是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三
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
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僮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
意諭戒之而已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須臾

理學名臣

卷二十一

五

忘雕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
居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屢常滿戶外公隨機指
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
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卽聖人
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愚婦之知
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覩共聞卽不覩
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聞者始
而疑中而譁以辯父之羣然服者以公之言取成於
心非世儒矯強義襲半途而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

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
沙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

續藏書卷二十一終

